

[回族历史]

孔氏穆斯林: 记忆与历史

杨德亮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 宁夏银川 750021)

摘要: 甘肃永靖是西北最大的孔氏聚居地, 孔氏穆斯林是永靖孔氏中的一员。孔氏穆斯林是孔氏家族的特殊现象, 也是回族社会的特殊现象。在 500 多年的历史中, 孔氏穆斯林鲜有文献记载, 作为历史行动者, 他们不但经历着历史, 也用记忆诠释和建构着自我历史与认同。

关键词: 孔氏穆斯林; 孔回回; 永靖; 记忆

10.16023/j.cnki.cn64-1016/c.2015.01.007

中图分类号: K828.7“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86(2015)01-0040-07

一、“发现”孔氏穆斯林

2011年7月, 一个炎热的夏天, 我与孔氏穆斯林取得联系并会面。其实, 早在2010年11月阅读景军(Jun Jing)博士的《神堂记忆》(The Temple of Memories)^[1]时就已与他们“照会”。当时身处广州, 阅读关于一个名叫“大川”的西北孔姓村落之历史与记忆, 让西北初到华南的我, 对那个被大川人和景军称为“孔回回”的群体略有心动, 但是我并没有想到会将他们与我的博士论文联系起来。大川归属地永靖对我来说较为陌生, 在我的心理方位中, 它是一个“遥远的地方”。

2011年7月16日, 当我按着与导师商定好的选题, 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展开田野工作后, 访谈中有人跟我讲起孔氏穆斯林的情况时, 方才恍然明白, 永靖和大川近在咫尺。我当时好奇, 想了解这些被称为“孔回回”的人群。通过朋友的朋友介绍, 我与永靖的孔氏穆斯林取得联系, 并于2011年7月30日初步考察后, 对这个群体产生兴趣, 遂改变了研究对象, 离开东乡, 开始孔氏穆斯林的田野调查。

孔姓在甘肃永靖是第一大姓, 在全县 20 万人口中, 孔氏有 2 万多人, 因此被称为“西北最大的孔子后裔聚居区”^[2]。永靖孔氏主要聚居在刘家峡附近的大川、小川、四沟、古城、中庄等俗称半个川的地方, 已受到景军及其同事、学生的关注。孔氏穆斯林是永靖孔氏中的一员, 同治三年(1864年)前居住在大川, 之后因为民族矛盾与冲突, 离开大川, 分散到甘肃永靖、积石山、兰州、瓜州、岷县、青海民和、西宁、兴海、格尔木等地, 一个在新疆有亲戚并去过新疆的孔氏穆斯林说, 他的党家几乎遍布新疆的各个地区。现今, 孔氏穆斯林估计总人口为 5 000 多人, 其中, 在甘肃省永靖县新寺乡与青海省民和县转导乡接壤的以后坪为中心的一块区域, 是孔氏穆斯林的主要聚居地, 约有 1 000 人^①。

孔氏穆斯林在永靖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 较少受到社会关注。近年来, 新闻媒体的“发现”, 使孔氏穆

收稿日期: 2014-11-19

基金项目: 北方民族大学科研重大项目(2014XZS03); 北方民族大学科研项目(2013XYS02)

作者简介: 杨德亮(1980—), 男(回族), 宁夏海原人,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主要从事人类学与回族学研究。

林现象受到瞩目。2008年4月《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甘肃永靖：孔子后裔多回族，宗教信仰也多元”一则消息^[3]，包括新华网在内的各大网站以“调查：孔子后裔是多民族多宗教信仰者组成的大家庭”为题在网络上广泛传播。10天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以“西北生活着的孔子回族后裔”为题，作了较深度的报道^[4]。之后，地方媒体对相关活动的跟进^{[5][6]}，都使孔氏穆斯林现象被放大，很多网站纷纷转载，其中一个哈萨克族网站在转发相关新闻时用“骇人听闻大思想家孔子后裔竟是穆斯林”做标题^[2]。

之所以说孔氏穆斯林被新闻媒体“发现”，是因为此方面的内容，之前在方志和地方文史资料中已有记载，譬如《永靖县志》（1995年）、《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志》（1997年）、《黄河三峡的穆斯林》（2002年）、《黄河三峡移民志》（2005年）、《永靖史话》（2006年）等，或者从民族团结，或者从回族来源，或者从地方历史，或者从民俗文化等出发，有篇幅不等的报道内容，但未引起外界和学者的关注。

爬梳资料可知，“孔氏穆斯林”在民国期间曾进入过学者的视野。1937—1938年，历史学家顾颉刚带领学生在甘肃考察时，曾在永靖留驻，其弟子王树民在《陇游日记之四：河州日记》中谈道：“此一带居民多孔姓，大川附近之孔庙即是孔氏家祠也，其族中之一部分则信奉回教，又大河家亦有信奉回教之孔家。汉民中孔姓皆自称为孔子之后，不知何时起有改从回教者，可知环境移人之力实有不容忽视者。”^{[7][P148]}顾颉刚在1938年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蒙藏学校作“考察西北后的感想”演讲时说：“我此次在甘肃临夏背面永靖县内，调查到有孔子后人二百多户，住在该地，信奉回教，这就证明了回教之中也有了汉人的血统。”^[8]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他也说到：“孔子的后裔是汉文化集团中的分子，不再有什么疑问。可是我这会走到甘肃，听说永靖县的孔家都做了回回……”^[9]

另外，郑安仑作为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最早的学生之一，曾于1944年在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以“回教问题”为名进行了讲演，他说：“青海民和县有孔姓回教徒，自称为孔子四十七代后裔^③。又如永靖马家湾附近孔家寺的孔姓人家，亦称为孔子的后代，其改奉回教，系近六十余年的事。临夏大河家有孔某，据他说，他们信奉回教才二代。”^[10]与现今新闻媒体从民族团结、文化多元等视角关注孔氏穆斯林相近，民国时期学者对孔氏穆斯林的兴趣，主要视它为中华民族之文化融合的典型事例。

对永靖孔氏穆斯林较为系统的研究，是马英梅2012年6月完成的硕士论文《寺与庙之间：甘肃永靖孔氏回族后裔的人类学研究》^[11]。这本硕士论文从认同理论出发，较详细地论述了孔氏穆斯林的历史、家族、礼仪、宗教、文化认同等等。虽然论文以“寺与庙之间”为题来定位孔氏穆斯林并不恰当，混淆了家族血缘认同与宗教信仰认同，但马氏扎实的田野工作是令人敬佩的，在后坪等地做了3个月观察，与近来两篇走马观花而就的论文显然有别。

二、记忆的历史与诠释的记忆

永靖孔氏自称孔子后裔之岭南派，永靖孔氏编纂的家谱和文本资料中的记忆历史，将永靖孔氏先祖追溯到孔子第41代孙孔昌弼。昌弼于唐光化三年（900年）出镇岭南，宋末元初时孔子第52代孙孔嘉兴及其子侄孔秦等流寓甘肃皋兰^④，明永乐年间，第58代孙孔公佑迁居半个川^{[12][13][14]}。就在孔氏迁居半个川的同时，也就是1400年前后，名叫马广仁、马广义的两位回民兄弟，从陕西渭南来到兰州陈官营。之后马广仁沿着黄河南岸向东走，在湟水与黄河两河相汇的地方定居下来^[15]，这块后来名为马家湾的村子与半个川只有20公里的路。就在马广仁及其子孙与孔公佑及其子孙各自经营一方水土的时候，他们的后代有一天碰到一起，最终促成了孔马两家的通婚。孔马两姓是如何姻亲的呢？

孔子的第58世孙孔公佑生了4个儿子，第4个儿子孔彦嵘生得魁梧高大，力大无穷。一日，年轻的孔彦嵘在路边遇见一群土匪打劫一个女子。不容多想，武艺高强的孔彦嵘三拳两脚打走了匪徒。被救者是邻村回族女子马甲尕。马甲尕的父母重金谢恩人，岂料孔彦嵘坚决不收。马家遂将女儿嫁给了汉族青年孔彦嵘^[5]。

这段英雄救美的故事，是一位记者文稿中的情节，源于对原永靖县统战部长孔令奎（回族）口述记忆的加工。在网络的频繁转载中，这个故事广为流传。作为一县之统战部长，孔令奎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维护县内的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他曾专门组织了永靖孔氏回汉宗亲联谊会等活动。英雄救美的故事，不但让人有无限的浪漫想象，而且让人看到美好的历史，虽然它更多是孔令奎和记者为民族团结而演绎的。

在与后坪人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相处后,我发现后坪的孔氏穆斯林关于历史的记忆并不浪漫,他们大多认为祖太马氏——尕太太是先人孔彦嵘抢婚的结果。后坪一个较为普遍的说法是:过去那个时候世道乱,时兴抢婚,因为尕太太长得好看,所以是抢婚而来的。关于历史上的这段孔马婚,小川“西北大成殿管委会”主任孔祥斌(汉族)也委婉地说出了其中的冲突:

大概在明朝初年的时候,大川的彦嵘公(孔彦嵘)年轻身壮,长得高大英俊,而且武艺超群。一天,彦嵘公在盐锅峡(苦芦湾所在地)一带打猎,看到一个漂亮的回民女子,便自由谈恋爱了。刚开始回民家里也同意了,但后来又不同意哩,因为回民信奉清真教,我们是大教,教门不同。后来为此上了官司,因为彦嵘公是国家的将才,以后有了战事还要有他出征哩,而回民不但不帮忙还爱造反闹事,所以官司就偏向了我們,我們孔家就把官司赢了,回民姑娘就嫁给彦嵘公了。

2011年农历八月十五日,这一天是四沟孔氏祭祀孔彦嵘的日子,也是四沟孔氏汉族与后坪孔氏回族聚会的日子,我从后坪到100公里之外的半个川四沟村田野工作,四沟村的孔家人专门推举78岁的孔祥兴(汉族)给我讲述孔家的历史,孔祥兴老人被共推力荐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他是目前大沟孔家辈分较大、年龄较长者;二是由于他在民国时期读过几年私塾,专门“挖”过孔家的历史,最有权威。孔祥兴讲述的孔马婚历史如下:

大概是明朝弘治年间^⑤,半个川一带,人们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半农半牧,以牧业为主,先祖彦嵘公好骑马、放鹰^⑥。一天,在彦嵘公打猎的时候,马家湾的一位回民老汉带着女儿,探亲回家过草坪山,彦嵘公见回民姑娘漂亮就挡住了,要让姑娘当他媳妇,否则不让过。当时,回民老汉为了过路,就哄着答应了,姑娘见彦嵘公高大英俊,心理也有意思哩。事后,富有的回民老人说,回汉教门不通,不能做亲(结亲),愿意赔钱,但不给人。彦嵘公说,他要人,不要钱。所以就上了官司。双方争持不下,因为县令与彦嵘公关系好,就给彦嵘公递了眼色。会意县令的眼色后,武艺高强的彦嵘公提起姑娘,上了衙门门前拴着的黑马,等回民老汉反应过来后,两人骑着马已经走远了。回汉结亲、民族团结的根子就是这么来的。

孔氏穆斯林是怎么来的呢?人们记忆说,孔彦嵘与马甲尕结婚后,夫妻恩爱。马甲尕嫁给孔彦嵘后,仍遵奉伊斯兰教饮食习惯。如今的孔氏穆斯林为了强调马甲尕的宗教信仰,还有人记忆说,祖太马甲尕,经名叫“麦尔燕”。“麦尔燕”这个名字源于《古兰经》中尔萨圣人的母亲,也就是基督教中的“圣母玛利亚”。现今孔彦嵘的汉族子孙也认为,马氏与孔彦嵘结婚后,饮食习惯一如往常,保持了清真饮食的习惯。一日,马氏与孔彦嵘商量,希望在生育的三个儿子中,有一个儿子跟随她信仰回教,即人们常说的“为回教开一门”,孔彦嵘欣然同意。两人当即缝制一顶白色的号帽,放在屋子里的桌子上,三个玩耍归家的孩子进屋后,老三对帽子非常感兴趣,高兴地戴上了白帽,后来就跟着妈妈信奉了回教,当了回民。

同样的故事,有好几种不同的述说版本,其中,有一个版本讲述的更为生动。就戴白帽一个情节,绘声绘色地说:老大进屋后,看到白帽后,拿起来扔到了地上,老二进来还踢了一脚,老三进来后,捡起帽子高高兴兴地戴上了。在另外一个版本中,道具除了白帽,还有砚品和烟具,老三所选的白帽,代表着回民的服饰符号,其他两人所选的砚品和烟具,是当地汉民文化和习俗的表征符号。在遥远的社会记忆与现实的文化符号互动交融中,孔氏人形成了浓厚的历史感。

现今的孔姓人记忆说,自三子跟随妈妈当了回民后,马氏就将他送到娘家马家湾,并在马家湾清真寺专心学习经文,后又在兰州、西安等地游学,学成归来后成为知识渊博的大阿洪,即伊斯兰教之领拜者——伊玛目(Imam),后人称之为“伊玛目爷”。据说,孔彦嵘一门,曾修写了家谱,后在清朝时的一次洪水中被冲走^⑦,所以孔彦嵘三个儿子的姓名后人不详,人们分别称之为“大房头始祖”“二房头始祖”“三房头始祖”。孔氏穆斯林,被称为半个川孔氏之“四门三房”就来源此。后来,大房头一支居住在四沟之峡子沟,二房头主要居住在四沟之大沟,三房头因为父母疼爱,继承了家业,居住在大川。

三、民族团结的叙事与记忆中的冲突

其实,“英雄救美”式的民族团结之叙事范式,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改革开放后,一直在方志、碑刻等书写文本中延续。2009年,由孔彦嵘一门大房头、二房头后裔出资,以三个房头的共同名义在大沟所立的《孔氏始

迁高祖坟莹碑记》如是说“孔氏之碑,载孔氏之族也。明洪武年渊山东之吾尊曰佑公,于皋兰迁居半个大川,嗣四子,曰崢、曰魁、曰斌、曰嶸,宗分四支。高祖彦嶸公分居移住大沟房后头沟口。偶马氏生三子,系三支,长房峡子沟、仲房大细沟,三房于同治年古往矣,民族团结迁居后坪……”

2008年《四沟老祖殿之《老祖殿简介》如是说“彦嶸公,字文锦,系来川始祖公佑祖之第四子,公英俊高大,性格豪爽,勇力过人,武艺超群。娶马家湾回民之女马麦尔燕为妻,当时答应给回教开一门,生三子,将小儿子随回教。公一门子孙个个英雄了得,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善骑射、好交游、知谦让、明礼仪,威震西部边陲。对当地和平、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人为了表其功,将公子孙三人立庙,为黑马老祖、白马老祖、青马都司,世代受香烟供奉。现老祖庙在四沟村内,有明代老楹子为证。公妻马麦尔燕太太正直贤惠,带小儿入回教,维护了回教尊严,为回汉都有重大贡献,加强了地方民族团结。”

1995年的《永靖县志》这本官方编纂的方志记载:

县内孔姓回族是今永靖县刘家峡乡大川等村的孔姓汉族随演而来。至清同治年间后孔氏回族共38户180余人,迁出大川村,移居喇嘛川(原十大庄)。至光绪九年(1883年)又移居境内今新乡后坪、三湾村、段岭乡、魁山村及川城乡上王家等村。民国十七年前这门孔氏家族的汉、回之后,每逢清明节时仍不忘祖宗,同上总坟,扫墓祭奠,各献祭品,汉为通用食品,回系清真食品。自此以后,孔氏回族在四沟村尕子沟、高崖根、红沙地等处,还拥有60垧耕地,作为祭祖之田,托付当地孔氏汉族家五代耕代祭。这份祭田直至共和国建立后,土地改革时才被政府没收,分配给当地无地少地的贫困人家^{[16] (P102)}。

在四沟村的田野工作中,孔彦嶸之大房头、二房头后裔对我说,《永靖县志》上所提的那60垧耕地,其实并非如书上所说是三房孔氏回族专门留给他们代耕代祭的,是他们先人自己争取来的。同治年间,三房头孔回回被大川人“赶脱”时,三房人在大川的几百亩地被大川人占走了,大川人还要占四沟的那60垧地。一天,几个大川人来收地时,听四沟一位厉害人物磨刀霍霍,就跑掉了。这些地后来就成为老祖殿的祭祖之田。

显而易见,在民族团结的叙事话语下,曾有一段影响深远的民族冲突事件。关于民族冲突的记忆,学者关注了大川孔氏^{[1] [17]}、四沟孔氏^[18]的记忆,在后坪孔氏的记忆缺失中,孔氏穆斯林背上了“背叛者”“贼逆”的罪名。了解后坪孔氏的记忆,综合大川和四沟孔氏的记忆,可较全面地展现这一场民族冲突事件的历史过程。

人们说,孔彦嶸三子后来继承了父母留下的家业。至今,小川和四沟等地的孔姓老人,说起孔回回的历史时,大都会提及孔回回的富有。四沟孔姓人说,三房头始祖小时候机灵聪敏,天下父母都偏爱小儿子,所以就大川的好地留给了他。小川孔姓人说,孔回回本来经济条件好,加上马家湾舅家帮助,擅长做生意的孔回回就把大川一带一些好地、好树都给买下了。从这些记忆中,我们看到孔氏汉回的矛盾中资源竞争和经济因素。

从明初到清末400多年的历史中,孔氏穆斯林在大川建有自己的公共墓地、清真寺等。然而,到了清中后期,半个川孔氏人口估计已由明初的几户发展到五六百户、一两千户,其中,孔氏穆斯林的人口也从1户发展到38户、180多人,人多地少、资源稀缺的问题又引发了其他的社会矛盾。后坪的孔氏穆斯林流传的一个故事,可以从了解资源竞争问题而引起的民族摩擦。至今后坪人说,在大川时,孔氏穆斯林的坟地背靠一座小山,山的位置极佳,山头有一泉,泉水很旺,孔氏穆斯林家业也兴旺,大川人因此很嫉妒。一天,一位大川妇女专门到泉水里洗了不洁的衣物,泉子是有灵性和爱干净的,碰到不干净的东西后就慢慢干枯了^⑧。

就在大川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时,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大川等地成立民间军事组织团练^⑨。“在今天为永靖、临洮和东乡三县所辖的区域内,汉族村民在三位孔姓人的带领下结成了军事同盟,这三个人中有两个人是大川人。”^{[1] (P25)}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在谣言与冲突中,陕西汉回冲突一经爆发,迅速蔓延西北各处。同治元年十月,东乡回民马悟真揭竿起事,随后,河州南乡闵殿臣、八坊马勇琳、西乡马占鳌、马海晏相继举事,马悟真等人共推马占鳌为统帅,河湟起事使回民逐渐军事化。

随着汉回民众双方的军事化,同治一朝十三年,清军和团练与起事回民军进行了惨烈的战争。方志显示,半个川一带的战事非常惨烈: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黄河冰冻,回民军首领马占鳌挥兵北乡,扫除左

翼,在罗家川被民团阻归。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十二日,马占鳌部3000余人进攻鹑鸽坝,被民团伏击败。五月十九日,回民军3000余人入红麻岭,歼灭700余阻击团勇,二十日再次被团勇阻击,回民军伤亡千余名^{[16][P13]}。

在这些军事冲突中,半个川孔氏汉回都牵连其中,最终导致孔回回逃离大川。关于这段历史,大川孔家人大都认为是孔回回背叛了他们,叫来的马姓回回残杀了同为手足的他们。景军在《神堂记忆》中用“民族冲突的印记”来记忆大川人的记忆“对于今天大川的孔家人来说,谈起1864年就会使人想起那些皈依伊斯兰的孔家人,那些与河州叛军一同作战,对抗不是穆斯林的手足兄弟的那些人们。”^{[1][P27]}景军的学生吕文江则说“据说,当时村内的孔姓回民领来河州的回民,对付曾经欺压他们的汉民,而汉民也组织起民团,在清军的支持下抗击回民。”^{[17][P52]}

后坪孔家人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是这样的。在谣言与不信任中,大川团练将孔姓回民控制起来,一日,商量要洗杀孔姓回民,有人通风报信,孔姓回民便从东乡搬来救兵,将他们救了出去。后坪孔繁虎、孔祥熙、孔祥贵、孔令玉等说,孔家回民同治时被团练监控起来,白天不让出村,晚上还要“查夜”。很多人说,当时是四沟的党家,即孔彦嵘之大房头、二房头后裔,给他们通了信,说团练要杀他们,让他们赶快逃。

还有人说,当时通风报信的是一位孔家的“贡生”^⑩。孔祥英就坚持这种说法,69岁的他在2011年10月对我说“我们孔家人从大川到后坪难肠。”^⑪我问“怎么难肠了?”他回答说“就是在那个汉杀回、回杀汉的年间,孔家回回在大川险些被杀掉了。”讲了团练监控孔姓回族的情况后,他说是大川一位“贡生”给孔姓回民通风报了信。1964年,他在大队当会计,县政府专门组织对全县的会计进行培训。在培训中,他认识了古城的一位汉族本家侄儿。因为本家相见亲热,所以培训完他受本家邀请,在本家家住了好几天。当时他与本家的叔叔,一位近80岁的老人聊过孔家的历史。老人对他说,他是大川黑铺子贡生的后人,同治年间,团练要杀你们孔回回,是贡生爷给你们孔回回报的信。

无独有偶,2012年5月25日,在民和县马场垣乡团结村孔祥乃家,79岁的孔祥乃(回族)的记忆说,他的祖爷原来从大川逃到后坪黑沟川,后来又来到了马场垣。他小时候听爷爷说,过去团练要杀回民,是一位“知书爷”给孔姓回族通的信,所以他们才从大川逃出来。他的爷爷及他的父辈们曾说,到大川上坟去的话,一定要找知书爷的后人。他十二三岁时,一次跟着父辈们去大川上坟,孔姓回族人当时宰了牛、炸了油香,宴请了大川一带的汉民党家。孔祥乃还记得,当时大川一位老绅士还讲了话,他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我们孔家人狠,当了回回没改姓。”

后坪人说,当先人得到团练要杀他们的消息后,一天夜晚等团练查完夜后,便让他们中能跑的年轻人,用羊皮胎(羊皮筏子)渡过了黄河,一夜就跑到了距离40多公里的东乡北庄,然后搬上了救兵,将孔氏穆斯林救了出去。孔氏穆斯林为什么要跑到东乡搬救兵呢?后坪人的解释说,当时他们的先人大多是北庄门宦的信众,北庄门宦作为一个中国伊斯兰教派,开创地就在北庄。在后坪人的记忆中,将其先人顺利离开大川归因于北庄宗教领袖的宗教力量。后坪很多人说,北庄的领袖带兵来到大川的一个山头时,作了一个祈祷(Du'a),不久一朵云飘到团练的炮火上空,下雨淋湿了炮火,炮火因此无法派上用场,所以他们就平安地逃出大川^⑫。

从方志资料来看,大川的矛盾不仅牵扯到东乡的回军首领马悟真,还牵扯到赵必达的川军。“同治三年四月,前徽县知县赵必达募川勇,至五月由半个川进剿河回,战于白塔寺川,败绩,部勇溃散略尽。半个川团勇御贼于啞什啞,阵亡五百余人,贼乘胜破西南山二十四庄。”^[19]“徽县知县赵必达率川军五营,自北路(今永靖)扑河州,进至白塔寺川,马悟真率回军乘其守渡邀击,清军溃退,回军追至半个川,团勇抵御,伤亡甚重,团总张德士阵亡”^{[16][P13]}。赵必达的川军途径半个川,是不是半个川孔氏汉回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因为资料不多,现已无法考证。但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孔姓汉民在战斗中伤亡惨重;孔姓回民从世居的大川逃亡,走上颠沛流离的道路。

四、现实的认同与记忆的重构

孔氏穆斯林逃离大川后,面临着无处可去的窘境。当时,东乡喇嘛川的周家人,跟孔氏穆斯林一样是北庄门宦的信徒,因为他们愿意接受孔氏穆斯林,所以孔氏穆斯林就在喇嘛川落脚下来。当时孔氏穆斯林怎么

不投奔与他们联系最为紧密的马家湾呢？现今后坪人说，当时马家湾人与孔氏穆斯林的情况一样，也面临被团练围剿的窘境，因而北庄的宗教领袖，救了孔氏穆斯林后，又到马家湾把马家人带出来，将他们一同安排在喇嘛川。孔、马两姓人到喇嘛川后，不久当地就出现人多地少的局面，无法生存生活。落脚喇嘛川6年后，孔家人与马家人又离开喇嘛川，各奔他处。

38户孔氏穆斯林几经流徙后，迁居到离喇嘛川有100多公里的鞑子庄。鞑子庄，是现青海省民和县的一个偏僻山村，因为“鞑子”二字有明显的民族歧视意味，所以现已更名为“大字村”。孔氏穆斯林到达并落脚鞑子庄后，人多地少的局面仍没有解决，所以他们聚居生活五六年后，最终不得不四处而散，以家户为单位投奔各地求生，现散布于甘肃、青海、新疆等地。

后坪人说，自同治一朝结束、天下太平后，有孔氏穆斯林曾想回到大川，但大川人坚决反对，他们只好作罢。孔氏穆斯林在大川的庄窠和200多垧田地，被大川孔家接管，60垧在四沟的田地，被四沟孔家人接管。光绪七年（1881年），后坪孔氏穆斯林将“拱北太爷”孔昭林及其父母等人的坟墓，从大川迁移到后坪，说明孔氏穆斯林已经断绝了回大川的想法。

事实上，后坪等地的人们更愿意忘却历史，除了一些老人在我的访谈中还会谈及一些记忆，奔向未来的年轻人根本无兴趣于遥远的过去。自清同治、光绪年间战乱平定后，后坪等地的孔氏穆斯林，便与四沟、大川一代的孔氏汉民联系频繁起来。孔氏穆斯林经常到大川的祖坟去“上坟”——纪念先祖，每次上坟时大都会举行较大规模的念经活动，一般还要宰杀牛羊、制作油香、烩菜等，为此他们还专门备置了一套清真锅灶放在四沟孔氏宗亲的家里。每次到大川上坟念经后，孔氏穆斯林还会给附近的孔家人送去他们烹制的牛羊肉、烩菜等。另外，后坪等地的孔氏穆斯林在大川、四沟等地做生意也受到当地孔氏的帮助。直到20世纪60年代，因各种社会运动这种联系方才中断。

2000年以来，孔氏汉回的来往日益增多。后坪、青海马场垣等地孔氏穆斯林对我说，很奇怪，我们孔家人见了孔家人就是亲热，互相糊涂（很是）帮忙哩。2007年初，纪念孔彦嵘的老祖殿竣工后，四沟孔氏选出几位年长者，专门到后坪来联系同宗的孔氏穆斯林，希望延续党家情谊，后坪孔氏欣然同意。2007年中秋节，后坪孔氏有30多人前往四沟，与四沟孔氏举行了“纪念孔彦嵘先祖诞辰600周年中秋联谊会”，2009年中秋节又举行了规模很大的“永靖孔子后裔回汉民族宗亲会”，经过地方媒体的报道，影响较大。

2012年6月21日，永靖县水利公司的几位工人，到后坪维修自来水管，带头的组长是大川的一位孔姓人，虽然素不相识，出于党家情谊，后坪孔令玉邀请他和几位工人到家吃饭，我也受到了邀请。茶饭中，谈起孔家的历史，孔姓组长说，过去你们（孔回回）是上了东乡马回回的当才离开大川的吧。当时，给我讲了很多关于孔氏穆斯林离开大川的故事，孔令玉没有反驳也没有肯定。他知道这一观点在大川、小川、古城等地比较普遍。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孔氏汉族和回族来往互动的频繁，一些大川孔家人更愿意将以前的孔氏家族不和归罪在东乡马氏回回身上。

“建构历史也是在生产认同。”^{[20] [P117]}在后坪，有人也接受了这种叙事，在田野工作中，一位50多岁的孔姓人就对我说，孔氏穆斯林离开大川是受了东乡人的挑拨。虽然这种说法只是个案，但是也说明现今孔氏汉回的紧密联系和良好互动，使双方的记忆为此做出调适，为了团结有意遗忘一些历史记忆。另外，现在后坪的孔姓人，大都不再是东乡北庄门宦的跟随者，与东乡马氏已很少来往。而且，过去同被视为“回民”的北庄人，在20世纪50年代后被识别为“东乡族”，也让一些后坪回族人有了心理上的距离，在特定的认同情景中，对东乡北庄的认同已弱于对孔家人的认同。也许这就是哈纳兹（Ulf Hannerz）所说的“重新阐释过去是在建立一种当前认同”^{[21] [P4]}吧。

注释：

- ①包括18个自然村。因为地理环境恶劣后坪一带的孔氏穆斯林往外迁移者较多，人口数字也在不断递减中。
- ②<http://tieba.baidu.com/p/1249581581>。发帖时间是2011-10-18；最后登录时间是2014-10-20。
- ③系误，民国时期全国很少有四十七代孔氏后裔的存在，此处应该是七十四代，即“繁”字辈。
- ④关于孔氏来甘，一说“来甘始祖”是孔嘉兴，一说是第53代孔秦、孔聚、孔奉、孔春、孔眷5人最先来甘。
- ⑤明弘治时间是1488年至1505年，已是明朝中期，与家谱等可以推测为明初相悖。
- ⑥清末时，当地还存在骑马、射猎的习俗。光绪十八年《重修皋兰县志·风俗·卷十一》载“人性质朴，好勇，喜猎。番汉”

杂处,各从其俗。被边之地,以鞍马射猎为事。其人劲悍而质木,民俗质朴、尚武。”

- ⑦1905年版的《金城孔氏家谱》主要是孔彦斌一支的家谱,此谱未将其他三支收入家谱,是因为“崢、魁、嶸三公俱另有谱”;1937年版《孔子世家谱》:“(孔彦嶸后裔)因遭兵燹,谱牒失迷,下十代无从考察,至‘继’辈始昭穆泽明。”
- ⑧主要讲述人:孔令玉,69岁,后坪人,回族。
- ⑨《重修皋兰县志·卷十七:武备》:“咸丰四年,劝绅民捐助兵饷,谕四乡与办团防。案:是时发逆(太平军)乱东南诸省,故有此举”。
- ⑩《孔子世家谱》显示,清朝半个川有孔庆恩、孔繁祯、孔繁蓓三位贡生。
- ⑪困难,可怜。
- ⑫讲述人:孔繁虎、孔令玉、孔祥熙、孔祥国等。

参考文献:

- [1] Jun Jing. *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 路生. 永靖: 西北最大的孔子后裔聚居区 [N]. 兰州晚报, 2004-04-12.
- [3] 赵峰. 甘肃永靖: 孔子后裔多回族, 宗教信仰也多元 [N]. 新华每日电讯, 2008-04-16.
- [4] 李占吉. 西北生活着孔子回族后裔——恪守教义不忘祭先祖与汉族宗亲手足情深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8-04-24.
- [5] 樊前锋. 永靖生活着的孔氏穆斯林 [N]. 中国民族报, 2010-12-07.
- [6] 史有东. 永靖县举行孔子后裔回汉民族宗亲联谊会 [N]. 民族日报, 2009-10-09.
- [7] 王树民. 河州日记 [A]. 临夏文史资料: 第五辑 [C]. 1989.
- [8] 顾颉刚. 考察西北后的感想 [J]. 西北史地, 1984(2).
- [9]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 [J]. 益世报·边疆周刊, 1939(9).
- [10] 郑安仑. 回教问题 [J]. 同人通讯, 1945(33).
- [11] 马英梅. 寺与庙之间——甘肃永靖孔氏回族后裔的人类学研究 [D].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 [12] (清) 孔宪敏, 孔庆廉. 古金城孔氏家谱 [M]. 永靖县档案馆馆藏, 光绪三十年(1904).
- [13] 孔德双. 移居永靖之孔子后裔的历史与现状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
- [14] 孔德双. 阖族之谊: 永靖孔氏联谊祭祖续谱记 [M]. 甘肃永靖孔子后裔联谊会, 2010.
- [15] 杨德亮. 苦芦湾人: 一个回民家族的记忆与认同 [J]. 回族研究, 2012(3).
- [16] 永靖县志编纂委员会. 永靖县志 [Z].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 [17] 吕文江. 理性与文化之间: 一桩土地纠纷之分析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18] 贾毅. 历史记忆与族群关系: 永靖县新寺乡孔氏回族的人类学考察 [J]. 甘肃社会科学, 2013(2).
- [19] (清) 张敦玉. 重修皋兰县志·卷十七: 武备 [Z]. 甘肃省图书馆藏书, 光绪十八年(1892).
- [20] Jonathan Friedman. *Culture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4.
- [21] Hannerz, Ulf. *Cultural Complexity: Studies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eaning*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Muslims in Kong Families: Memory and History

YAND De-liang

(Editorial Department, Norther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Ningxia Yinchuan 750021)

Abstract: Yongjing in Gansu is the largest settlement of Kong families in Northwestern Areas, where Muslims with the surname of Kong is one of the members in Kong family. People from Kong family practice Islam as their religion, and this is a particular phenomenon both for Kong family and Hui community. Although Kong Muslims rarely had literature to remember and record their history in the past 500 years, yet as actors in the history, they were not only experiencing the history, but also 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and the identity with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memory.

Key Words: Muslims of Kong Families; Kong Hui Hui; Yongjing; Memory

责任编辑: 田晓娟